

谁戴着高度的意识形态眼镜？

杨子岩

这一周，查韦斯的去世不可避免成为一个话题。他生前是一个话题，死后还会是一个话题。

英美的媒体对查韦斯的去世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不敬。这也难怪，一个经常说美国坏话的人怎么会引起美国媒体的尊重？

路透社在其一篇文章的标题中已经对查韦斯死后的拉美政治版图做出了判断：拉美意识形态斗争或将缓解。

美国《华盛顿邮报》还在对死后查韦斯“盖棺定论”：查韦斯让委内瑞拉走上了与华盛顿相冲撞的道路，他将拉丁美洲的大多数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美国式资本主义。

《纽约时报》也向世人指出拉美地区的暗淡前景：他的死，不仅会改变委内瑞拉的政治平衡，还会改变整个拉美的政治平衡。

这些媒体的揶揄多少让人闻出些“弹冠相庆”的味道。毕竟，反美斗士的死让他们如释重负。因为在拉美地区，若再找出有如此影响力的人物确实需要些时间。有的报道甚至宣称，拉美的左翼版图将会改变。

美国媒体号称客观，但这些话语深刻暴露了这些媒体及其背后政客“身体缺陷”：戴着一副无形的高度意识形态眼镜。

也许，从本质上讲，拉美就不存在意识形态对立。查韦斯执政以来奉行的，是反帝、反殖、反霸、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他所寻求的是建立相互尊重的多极化世界。只是在美国这副意识形态眼镜的注视下，再正常不过的需求被严重扭曲。

美国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有查韦斯这样的人物出现？当然，美国不会进行这样的反思，对拉美傲慢自负的优越感不会让他想到这一点。

在美国的国际战略中，拉美一直被视为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后院，是其扩张主义战略的“试验田”。从新自由主义经验政策在拉美的推广，到寻求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的意图是司马昭之心，绝属于个人私利。

2002年，美国支持委内瑞拉的“倒查政变”未遂之后，进一步强化了对委内瑞拉反对派媒体与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并以查韦斯政府危害民众自由和地区安全为借口，挤压其政治生存空间。

在干涉玻利维亚大选、阻止莫拉莱斯当选未果的情况下，美国公开支持玻国内反对派，使该国在2008年9月爆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这一流行于拉美地区的俗语正是拉美惧美反美情绪的真实写照。

查韦斯曾送给奥巴马一本书，书名叫《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讲述的就是拉美遭受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的故事，并告之，“此书让我们记住了历史，而现在和未来与历史难以分割”。

显然，奥巴马总统没有读，在查韦斯死后，他还表示委内瑞拉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希望与委改善关系，骨子裡，还是想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来改造委内瑞拉。拉美人愿意吗？



杨宁 张国成

3月1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发表亚太政策演讲，称“中美关系对于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2009年底，美国正式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无疑是该战略最为积极的“推手”。但是，随着希拉里的离任，奥巴马2.0时代的美国全球战略真的会再次转移么？

“重返亚太”成了挑拨离间的代名词

希拉里外交的主要标识是“巧实力”，



但是在“重返亚太”中的运用并不太成功。

有媒体认为希拉里只是小聪明，缺乏一种大智慧，在她卸任时，还有美国媒体为她的“巧实力”战略打了负分。《华尔街日报》评论称，希拉里所倡导的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实并没有给地区带来稳定，反而成为了挑拨离间的代名词，一时间，东亚各国剑拔弩张。专家指出，美国推行“重返亚太”战略的基础是亚太的稳定，而一个不稳定的亚太，一个“愤怒”的太平洋是不符合美国根本利益的。

“重返亚太”一直都带有很明显的

“希拉里色彩”，有分析指出，很多针对亚洲的决策都是出自希拉里和前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之手，而奥巴马则在某种程度上“插不进手”。

希拉里卸任后，与其风格迥异的约翰·克里出任美国国务卿，他曾明确表示，“不应该把中国推向我们的对立面”。专家指出，虽然美国还会将亚太地区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方向，但是会采取更加艺术的手法与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进行交往。

重新认识到欧洲的重要性

与高举“重返亚太”大旗的希拉里首访亚洲不同，克里选择了欧洲和中东国家。

欧洲媒体指出这是美国全球战略再平衡的一个开端，由此看出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欲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关系。

而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发言似乎也印证了这点。他说，“欧洲仍然是美国不可缺少的头号伙伴”，并表示他和奥巴马总统都认为“欧洲是我们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的基础”和“展开全球合作的催化剂”。

“重返亚太”战略损害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一些人批评政府对传统欧洲盟友重视不够。但是，随着奥巴马的连任，这种情况可能出现改变。CNN认为，2.0版本的奥巴马没有了连任的压力，在对外政策方面会表现得更为精明、强硬、大胆，以显示自己的外交特点。同时，之前的“重返亚太”进行的并不顺利也使奥巴马需要欧洲助其一臂之力，并且重新认识

到了欧洲的重要性。

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引用了希拉里离任前的一句话，“美国不是要把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而是要和欧洲一起把重心转向亚洲”。

心有余而力不足

事实上，奥巴马想在第二任期内继续推行“重返亚太”战略面临诸多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

奥巴马2.0时代，亚太战略可能会进入到深耕细作的阶段，经济布局才刚刚拉开序幕。但是美国近年来经济状况不佳，加上“财政悬崖”带来的巨大压力，给奥巴马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执行其亚太战略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东地区需要奥巴马处理和深度介入的事情也太多。

埃及赫勒万大学教授认为，除了巴以冲突外，已接近“临界点”的叙利亚危机、一直冒着烟的伊朗核问题等都使奥巴马无法专心于他的“重返亚太”战略。

此外，移民政策、医改改革、控枪政策等国内问题也十分棘手，使得奥巴马政府无法将精力完全投入到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加之中国的崛起，美国即便面临更多棘手的问题，也会继续推行其“重返亚太”的战略，以帮助美国巩固在该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彰显自身的“存在感”。而所谓“再平衡”，不过是美国在原有政策基础上的修正罢了。

终结艾滋？

雷蕾

“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可奈何。”2000年多前，名医扁鹊对深入骨髓的疾病束手无策，一如现代医学曾对艾滋病一筹莫展。不过，人类征服艾滋病的步伐从未停止。

近日，美国科学家宣布可利用在蜂刺毒素中发现的化学物质毁灭艾滋病病毒，这还不是唯一的好消息。在3月3日举行的第20届逆转录病毒和机会性感染大会上，美国科学家宣布，一名出生时即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两岁半密西西比州女婴已被“功能性治愈”。

这是人类抗击艾滋病病程上的第二道曙光。2007年，“柏林病人”蒂莫西·布朗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根本性治愈”的艾滋病病人。

但蒂莫西·布朗的幸运几乎无法复制。据悉，他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白血病，在为治疗白血血病而接受骨髓移植时，骨髓捐赠者天生携带着对艾滋病免疫的变异基因，而这样的“精英控制者”是极为罕见的。

与“根本性治愈”不同的是，“功能性治愈”的艾滋病患者体内仍有少量病毒，但患者无需终身用药，其体内艾滋病病毒已得到控制。

研究人员认为，密西西比州女婴被“功能性治愈”的案例，凸显了在极早期采用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治疗潜力，其原理在于阻断艾滋病病毒的复制。

自从1981年美国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之后，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每年有30万到40万艾滋婴儿出生。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4日表示，密西西比州女婴被“功能性治愈”的案例为治疗艾滋病儿童带来了巨大希望。不过这一进展是否拥有重大突破性，还要进行深入研究，以确定它能否复制。

据路透社报道，对于大部分在子宫内或分娩时接触艾滋病毒的婴儿，如果立即用猛药，药物的毒性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伤害。但这名密西西比州女婴出生30小时内就用3种混合药物进行了治疗。出生29天后，她的血液中已检测不到艾滋病病毒。因此，这名婴儿的治愈也是医生们“无心插柳”取得的成功。

或许现言“终结艾滋”还为时尚早，不过，在现代医学的努力下，人类有能力拨开艾滋的阴霾重见生命之光。一个没有艾滋的世界，正款款向我们走来。



图为一位艾滋病儿童的画作，他将生命理解为一棵希望之树。



肯尼亚，缘何风平浪静？

马红红

据肯尼亚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月12日，肯尼亚现任总统齐贝吉在内罗毕会见了新当选的总统肯雅塔及其副总统卢托，并高度赞扬了此次选举中肯尼亚民众和候选人对和平所做的努力。

大选，呈现和平态势

肯尼亚大选结果3月9日揭晓，开国总统之子、现任副总理乌胡鲁·肯雅塔以50.07%的选票当选为肯尼亚第四任总统。

但是对于竞选结果，肯雅塔的主要竞争对手——改革与民主联盟总统候选人奥廷加并不接受，他指责选举存在违规操作，并已经把独立选举委员会诉至肯尼亚最高法院。

这一结果使得各界担心肯尼亚会重现2007年大选后因为不满选举结果而导致的暴力冲突。但是与上次不同的是，奥廷加在上诉的同时也呼吁选民冷静，并宣称任何的暴力冲突都会摧毁这个国家。

国际社会也对肯尼亚的和平选举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大选后发表声明，对肯尼亚大选实现和平投票表示祝贺。西方国家也普遍欢迎肯尼亚大选的和平态势，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宣称此次选举对于肯尼亚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和平：宪法提供保证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认为，此次大选之所以会出现如今的和平态势，根本原因在于2010年颁布

的新宪法。新宪法通过政府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削弱了总统的权力，并且设置了国家最高法院及参议院以限制和监督内阁及总统的权力。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旧宪法的框架下，肯尼亚总统的权力十分集中，一旦当选就意味着他所在的部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国家的财富。这导致了部族之间的仇恨和矛盾，所以才会出现大规模的部族暴力冲突。

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之下，总统不再拥有“一手遮天”的权力。而且，新宪法规定政府各部门将此此前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使后者拥有更多决策权，这将使得肯尼亚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得到更公平的分配。

分析指出，正是由于这一系列司法和政治改革，才使得奥廷加得以信任最高法院去处理他所宣称的“选举舞弊”问题，肯尼亚大选才得以和平实现。

另外，肯尼亚人已经从2007年的惨剧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相比于谁是总统，和平的局面更加珍贵。

未来：仍然存在变数

虽然肯尼亚实现了和平的选举，但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

因素仍然潜伏于肯尼亚政局。

分析人士称，对于肯雅塔和其搭档卢托来说，执政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解决国际刑事法院对他们提出的反人类罪行的指控，以稳定肯尼亚的内政和外交局势。一旦肯雅塔被认定有罪，肯尼亚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必将复杂化，届时恐会对肯尼亚的政治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据肯尼亚《民族报》11日报道，国际刑事法院当天召开会议撤销了对肯雅塔阵营穆萨瓦拉2007年的反人类罪指控，这可能会为肯雅塔的案情提供转机。

对于选举结果，英国广播公司评论称，虽然选举结果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最高法院没有做出回应之前，选举结果还是没有“板上钉钉”。与此同时，来自不同部族的肯雅塔和其竞选搭档卢托之间的脆弱联盟能够持续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毕竟，在下次大选中双方还处于对立的阵营。

对于肯雅塔来说，如何在选举后弥合各个部族的矛盾、促成和解才是他所面临的最艰巨任务。



图为肯尼亚选民在基苏木的一个投票站外排队等候投票时唱歌。